

头锤、对头和“头彩”——香港话剧团音乐剧《顶头锤》的足球狂欢

胡志毅
作者赐稿

—

北京奥运会之后，香港话剧团公演了音乐剧《顶头锤》，表现的是1936年，香港派足球队参加柏林的世运会的故事。新任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陈敢权将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导成了音乐剧，这可以说是一出非常具有“奥运精神”的作品。

在音乐剧中，郑开满（刘守正饰）和林家振（王维饰）来自不同的阶层，一个是街头的具有足球“头锤球技”的小将，一个是富家的书院球队的队员，他们两个从足球场的“对头”到队友，构成了整个音乐剧的戏剧性。在“八一三”上海抗战以后，焕璋（黄慧慈饰）和救国会会员去上海救援，而林家振的父亲林鸿夫却去上海做投机买卖被扣押，使得家振在足球队在东南亚巡回比赛的最后一站缺席。结尾是香港足球队去柏林参加世运会。同时也让观众感觉到，演员的表演非常投入，尤其是刘守正扮演的主角郑开满，使出了浑身解数，更是全剧的一个“头彩”，同时，以他为首的“香港脚”代表中国足球队去柏林参加世运会也是一个“头彩”。（稍嫌不足的是，开满从东南亚凯旋归来以后情绪低落的一段，令人感到有点沉闷。）

音乐剧设置的场景，在以足球的球门所象征的足球训练场之外，开满家的忠记铺子，家林出入的舞厅等，构成了空间的对比；开满的街坊拉拉队和家振的亲友拉拉队，也构成了对比，非常具有喜剧的意味。

这出音乐剧是《酸酸甜甜香港地》的延续，如果说，《酸酸甜甜香港地》表现的是北京和香港的话，那么，在这出音乐剧《顶头锤》中，我们不仅可以看见香港和上海的“双城记”，也可以看到香港和东南亚，马来亚、星洲、缅甸和越南的空间关系，通过转台来表现各国欢迎的侨民，很简洁、流畅。最后用巨大的绿色的绸布和舞台深处的足球的球门，又可以感受到香港代表中国足球队在柏林世运会的亮相。在这里，观众感受到了一个中国的香港、亚洲的香港和世界的香港。

这出音乐剧的音乐非常具有感染力，使我这个不懂粤语的人，也感觉到粤语歌曲的魅力。其中忠记、芳姨等街坊在得知为了开拓马路要他们搬迁后的一段唱《去你的英皇道》，有一种底层或者说“草根”的反抗精神；焕璋在码头等待开满，家振唱的《苏州河》一段有一点怀旧意味；开满的妹妹玉仪和日本侨民阿健恋爱的一段唱《樱之恋山茶》也非常抒情；还有开满的表达心志的《一生总有一回》、主题性的《顶头锤》和在恋人离开后产生的痛苦所唱的一段《天一半地一半》，更是具有表现力。岑伟宗的填词用粤语表达的时候，富有民间语言和民间风俗的“妙趣”。

舞蹈也符合音乐剧的“程式”，尤其是足球运动员的动作设计，金花歌舞女郎的“甜到食區”的歌舞以及拉拉队的造型和欢迎人群的形体都非常到位，给人一种以足球为题材的音乐剧所特有的一种狂欢，一种“顶头锤”的狂欢。